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

每逢星期六發行

全年五十期
連郵費一圓五角
國外四圓
零售每份三分五
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

生活

第三卷第八期

民國十四年創始

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

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

電話 七一五三二

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內政部登記

本期要目

小言論 自動電話的功德無量 — 韜奮
滑稽公弼先生在北京入獄記(一) — 編者
插圖 (一)滑公弼先生最近背影 (二)肩背當場車 (三)一毛不拔揮金如土 (四)可憐的勞工
肩背代場車 — 雲時
一個合於理想的家庭 — 衛初
新聞報元勳汪漢溪先生 — 秋月
社交上的一個問題 — 畢雲程
痛恨 — 沈獻霞
新詩 — 仰菲
南京 — 朱文思
有趣味的紀事 — 畢雲程
鄒毓秀女士自述(九) — 彭望芬女士節譯
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(完) — 鄒恩潤譯述
讀者通訊 我有一位女同鄉 — 佩鸞

小言論

自動電話的功德無量

韜奮

電話本是使人便利的東西，但是我從前最怕打上海租界的電話，非萬萬不得已的時候，簡直不敢去請教他！因為接線生的氣實在難受！

我家裏所裝的電話尤其特別．上下午接線的人倒還和氣，一到了六七點鐘以後，那位接線老爺往往就老實不客氣的不替你接！有一夜我因為有一件實在要緊的事情，要打一個電話與報館同事，很客客氣氣的請他接一下，他馬上說『沒有空！』我只得等一會兒又去打，又很客客氣氣的請他接一下，又是一個很兇厲的『沒有空！』只得再等一會兒又去打，又很客客氣氣的請他接一下，又是一個更兇厲的『沒有空！』我第四次再等一會兒，再去請求他一次，他老實不客氣的說：『我偏不接，你又怎麽樣！你明天儘管寫信到公司來！』

我要聲明，我雖是一個性急的人，打電話時候，却千萬分的忍耐，自問向無開罪過接線生，因為明知你就是性急，又打不着他，急亦何用！也明知就是寫一封英文信去，也沒有什麽效力．所以對於那夜接線生的態度，真有點摸不着頭腦！我忍無可忍，立在那裏搖半小時鈴．他回着說道：『你家裏是不是死了人！』我說：『不是存心和你相罵，只要請你替我接一下，因為有要事．』他又『束之高閣』．我氣極了，再搖半小時，忽另一聲音回着說，『我替你接，我替你接，』想是旁邊有一位接線生看不過去，做做好事，我真感謝他！

近日我的辦公室裏換了一個自動電話，打的時候，只用手撥幾下就行了，不要再受接線生的氣．我真要拜

天拜地感謝發明家的厚惠。聽說以後逐漸掉換，兩年內全上海租界的電話都是自動電話，眞是一個好消息。

有了電話，還要發明自動電話，這種精益求精的精神，眞是我們應該效法的事情。

潘公弼先生在北京入獄記（一）

編者

吃過大苦頭的報界名宿

現任上海時事新報總經理潘公弼先生是報界名宿，是吃過大苦頭的報界名宿。我替本刊用『綁票式』的手段，請他談談民國八年陽曆七月間在北京入獄的情形，如讀有趣小說，如聞暮鼓晨鐘。我未開始講述以前，先要代表本刊以十二分的誠意謝謝他。

潘公弼先生最近肖影

原因

當時潘先生擔任北京『京報』總編輯，同時任該報主任的是邵飄萍先生。那個時候正是『安福派』當國，炙手可熱的時候，京報却主持正論，不畏强禦，大遭當道之忌，恨之已極，尤集矢於邵先生。

司法警察來了

有一天潘先生與邵偕往友人處吃飯，回到報館門口的時候，看見後面跟着兩個司法警察。當時京報館是租賃的屋子，前一部分是報館，後一部分是邵的住宅，中間還隔開一個中門。當局要和邵為難的風聲，早有所聞，所以兩警進屋之後，由潘先生出來接見。警察一定要尋邵先生，說此來是辦公事，如不見告，便要不客氣；潘先生說敢擔保邵某不在報館裏面。兩警說明親眼看他進來，何能說不在報館裏面。潘說你們只見其入，或許未見其出。兩警乃用恫嚇的口氣說，這來是辦公事，倘有虛報之事，查了出來，實有未便之處！潘還是咬定說不在報館裏面。

大索

於是兩位警察老爺正式宣告不客氣，從事大索。索到報館與邵宅交界的中門，潘老先生却很嚴正的宣言說：『我所擔保的是限於報館的範圍，報館以外是不負責

的，你可無須進去。」兩警連呼上當，趕進邵宅時，那位邵主任却已越牆而逃。兩警見牆上靠了一架竹梯還未拿開，心裏也就不言而喻，已知此行是徒然的了，對潘先生只得冷笑幾聲而去。

這樣一來，潘主筆的「緩兵之計」已售了！

遷怒

當局捉不到邵主任，乃遷怒於潘主筆。當晚五六點鐘的時候，兩位法警又來「光顧」，潘主筆一見，就很滑稽的說道：「你們又來辦公了！」兩警先出示「傳票」，請潘老先生到檢察廳談話－傳票上寫明『傳京報總編輯潘某』。潘先生說有事須和主任說話，和總編輯不相干；而且既是傳票，何時開庭何時准到就是了，何必就去。法警聽潘主筆大講法律而不肯走，暗露出拘票給他看看。說你老肯走，我們可囘去把拘票取消，否則便要不客氣而實行其拘了。潘先生見勢已如此，也就泰然去走一趟。法警說今天可否囘來可說不定，不過並沒有什麼大事。潘先生將走以前，還把報館的事布置好，纔乘自己的包車出去，兩警僱乘兩輛洋車同行。

檢察廳裏

到了檢察廳，推事說對不起得很，原來和你無涉，何以有意放縱邵走；有意縱走的事實，且有法警爲證。潘先生說當時與法警同行入門，就與法警談話，未曾有隙相離，有何法放走。推事說不是檢廳有意爲難，實奉朱總長的命令（當時司法總長是朱深）。潘先生便提出抗議，說依法檢察廳不應聽司法部的命令，推事倒也無話可駁，只得含糊的說今天不必多辯。於是把潘主筆送到看守所裏去。

看守所裏

所謂看守所者，是用來押拘尚未判罪的人，該所就在檢察廳裏面。所長辦公處的屋子是平排三間，東邊一間是所長住的，中間一間是審問用的，西邊一間是該所書記處。書記處又分爲兩間，裏面一間是書記官的臥室，外面一間是他的辦公處。這平排三間的左右便是一間一間押人用的看守所了。潘先生到後，由所長依官樣文章的問一遍姓名，把他送入書記官住的臥室，書記官只得讓舖，就把外面一間辦公室暫時象做臥室，這當然算是一種優待。

强迫說官話！

潘先生到後第一件要求的事就是要打一電話到報館去，先由所長把這件事請示於檢察官，檢察官允可，不過說要有人在旁邊監聽。潘先生是南方人，報館裏同事也是南方人，打電話時候當然用南方話，監聽的那位朋友却聽了一點不懂，簡直監而不能聽，强迫潘先生要說官話（即國語）纔行。於是潘主筆也只得捲着舌頭，大說其官話，把報館裏翌日如何發稿的事支配一番，吩咐大家仍安心照常辦事，並叫人送舖蓋及一些書籍來。舖蓋送到的時候，還經過一番檢查手續。

我覺得當時倘若潘先生只曉得說南方話，就是許近電話而亦不能打，豈不是有苦說不出？幸而說了官話，我又想平日同事裏都是說南方話，他們忽然在電話裏聽着潘主筆大說其官話，一定大詫異，或以爲報館主筆一到了官廳裏就染着官派了！

第一夜潘先生睡得很早。

花瓶毒水

第二天潘先生起來

，聽見房門口的一個守衛說：『上面關照潘先生吃東西可以向外面買。』於是從此每日三頓都可差一個當子往外面買來吃，這也是一種優待。第二天早晨還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書記官的原來臥室裏的桌上，有一個尋常玻璃瓶，上面有幾朵花養在水裏。那時這個臥室雖暫爲潘先生所住，這瓶花仍在桌上。書記官在這個臥室外面一間辦事，忽然很倉皇的跑到後面臥室裏，趕緊把這瓶插花的水拿出去倒掉！潘先生看他那樣慌亂的神氣，倒弄得沒頭沒腦！後來問書記官何以如此着急，他說養花的水是極毒的，如飲了下去，可以致命；所以近犯人的地方絕對禁止養花，原來他們是防備潘先生尋死路！

看守所的書記官，不過能夠鈔寫鈔寫，並沒有什麼特長；但是關於他職務內的這種不可多得的常識，倒也不無可取。

見客

看守所裏每星期准許見客一次，潘先生第一次見面是他的丈人，他的介弟邵昂先生（現任時事新報北京特約通訊，最近因電訊被北京當局認爲洩漏祕密，獄中生活也經過一星期。）和同鄉吳君。見客在當中一間審問廳，見的時候，所長高坐堂皇，儼然有介事！家人見面，只有力加安慰而已。

何前倨而後恭耶！

第三天所長忽請潘先生到審問廳裏面去。這個時候並不高坐堂皇，卻衣冠整肅，必恭必敬的拱拱手，說閣下現有好消息。總長並不與新聞界爲難 不過要警戒警戒，大概可以無事。他說話的時候，不敢仰視，大有窘態，和前次的儼然有介事的氣概逈異，大概是『上面』的幾句寬容的話的效力。

話雖寬容，人卻仍舊拘在看守所裏。那個衛士卻拉生意，毛遂自薦代爲送信，不過送一封信要一塊大洋。

三塊錢寄一次信

親友得信歡喜得很，即復一信帶回，給與兩元，所以寄一次信，衛士腰包裏便多了三塊大洋！以後每天都祕通一信，每日都有親友報告營救的情形，不過潘主筆天天望出去，天天失望，他心裏實在覺得難憋。

（待續）

無論處如何困難，不可求人哀憐；蓋哀憐中已含輕蔑之意。（普嫁脫）

肩背代揚車

秋月

土耳其人以筋力特强聞於世，尤

其顯著的，是土耳其人的肩背竟可用來代替塌車！所以英文成語中有『勤苦工作如土耳其人』"Work like a Turk"的說法。圖中所示，是一位土耳其上等人遷移客棧，僱着一個『脚夫』把所有東西一起負在肩背上搬去！這種人氣力雖大，當然遠不及塌車的快，不過價錢却便宜得多。我們中國的小車夫，推着一輛裝滿許多東西的小車，眞是『汗流浹背』的向前移動，已覺可憐，這種用肩背當塌車的朋友們，想起來必更覺可憐。總之要用機器代這種苦工，總是人道。

一個合於理想的家庭

畢雲程

吾友李君儒勉自金陵大學卒業後，即擔任東大附中英文教員，對於教學研究甚勤，屢有論文在中華教育界及教育雜誌發表。其爲人恂恂儒雅，友人均愛之。自東大改組爲第四中大，李君即被聘爲大學預科英文教員。每星期一總理紀念週，余恆見李君偕同其夫人出席，衣服樸素而整潔，坐則同坐，行則同行，雖在靜聆報告之時，二人面上均微有笑容，其生活之愉快可以想見。

一日李君邀金君海觀及余茶敍。余等於下午四時許往。李君寓在學校右首，小屋三間，左爲書室，中爲餐室，右爲臥室，餐室中布置非常簡單，僅有桌椅數事，書室則滿壁圖書，沿右牆書架四五，滿置中西書籍，排列整齊，約略估計，數在千冊以上。沿左窗則爲書桌，靠前窗及書桌左近置籐椅數事，皆整潔。壁上有小畫數幅，點綴自然。余等入時，李君含笑出迎，即以書室爲坐談之所。同坐有李君之兄及第四中大教授王曉湘先生。李君及李君夫人均衣青布長袍，潔無纖塵。自余等入坐後，李君即以餅乾蛋糕花生糖菓等饗客。李夫人則親自烹茶。彼此隨意閒談，精神上毫無拘束，非常舒適。李君書架上有生活週刊，李君爲余介紹時，謂余即生活中『平凡』新詩之作者。並謂詩中含有平凡哲學，際此時艱，吾人極表同情於此種平凡生活云。

書桌上有一留聲機，係李君向友人借來，開唱數片，藉佐清談。歌聲嘹亮，足以怡悅性情，靜聆數闋，一座盡歡。余以爲此種家庭生活，兼節儉舒適而有之，深爲羨慕，乃歸而記之。

十六年十二月七日南京。

新聞報元勳汪漢溪先生

沈慰霞

說起汪漢溪先生，讀者也許曉得這個人；但恐怕未必能夠知道他是何等樣的一個人，且待我來介紹一下。

汪先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

汪先生是一位堅苦卓絕，以堅强毅力勇於任事的人，是一位無師

自通的新聞學專家，是一位由奮鬥而造成的成功者。

從做官的汪先生到辦報的汪先生

汪先生本是官途中人。他在前清時候，曾辦過賑務，辦過警察，做過州縣同知，受過二品的封典。在民國也曾做過知事，做過局長。以他的資格，以他的才能，很可以在官途中享安富尊榮的生活。但是他志不在此，他不願渾渾噩噩的在政海中過他的一生，他甯願把他畢生的精神，創辦一種不朽的新事業。這是何等的眼光！

困難的經過

辦新聞事業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尤其是在新聞事業幼稚的中國，既無先例可援，又無榜樣可學。軍閥摧殘，人才難致，交通不便，妨礙銷行，但這種種困難情形，並不在汪先生的眼裏，他不畏強，不避難，化了二十七年的光陰，把新聞報辦成全國著名的輿論機關。雖然比歐美每天銷上數百萬份的報紙相去尚遠；但是在這樣的環境裏面，在這樣短促的時期中間，在民智閉塞，輿論殘缺的國家裏，造成一種銷數在十數萬份以上的偉大報紙，恐怕北岩再生，威廉易地，也未必能有此成績！

經濟獨立

先生辦報的宗旨是要造成健全的輿論替民衆做喉舌，但是要言論自由，先要經濟獨立。否則名為輿論代表，實在是竊去民衆的喉舌去做他人的工具，所以先生辦新聞報，其自始至終，堅持不懈的惟一主張是經濟獨立。在民窮財盡的中國，這件事談何容易。但是汪先生竟把他的目的達到了，現在新聞報的經濟非但可以一時獨立，并且可以永久的獨立了。基礎穩固，然後可以發達，新聞報的所以為新聞報在此。汪先生的所以成功亦在此。

舊教育與新事業

新聞事業是近世最新的事業，但是汪先生所受的教育卻完全是舊式教育。他既沒有獲得新聞學博士的頭銜，也沒有受過新聞教育的陶冶。他新聞學上的學問經驗，完全盲目似的在黑暗中摸出來的。可見得人祇要有進取心，隨時隨地都有求學的機會，耳朵所聽見的，眼睛所看見的，都是長進學問的資料。古語說：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自得之。」今當說「學問本天

成，有志自得之。」有志的青年們，看見了汪先生由奮鬥而成功，也當不以沒有求學的機會而自餒了。

社交上的一個問題

仰　彝

不要嚕哩嚕蘇

讀者諸君，你們一天到晚，在人事交接場中，除了服務以外，最忙的是什麼？恐怕要算應接朋友一件事罷。一個人在辦事室中忙於做事，管門房的下大夫，拿了一張名片，說道：『某先生來訪，』只得把所做的事，擱在一邊，走到會客室裏。一位客人，循例的接着說：『呀！老哥！久違了，你一向好，聞得你很忙，很是得意，能者多勞，仰羨得很，這幾天出過門嗎？近來天氣很是和暖，九十月天氣，好像初秋時節，倒很可怪。：：兄弟近來在某某地混些飯喫，一點沒有希望，眞是乏味得很，比了老哥，眞是天淵之隔。某兄現在何處，你知道麼？某兄近年很得意，和我不時通訊；某兄近時賦閒在家，託我便中懇求老哥設法設法；某君很記念你，你和他通訊麼？某君約下月來望你，希望你替他想法子。……』這一派話，至少要佔去十分鐘或十五分鐘，已經令人苦極了。然而還不止此，接着又要發發牢騷，談談時局，把一肚皮的鬱積之氣，來痛快的發洩發洩，眞是令人又氣又好笑。可是沒奈何他，只得聽之。那知還不止此，這裏掛的一幅畫，他倒閒情逸致的賞鑒起來了；那邊放着一個瓶，他倒拿來瞧瞧了，看看錶上，已經過了半個鐘頭，事情白白廢掉，令人眞要發急！然而他依然是好整以暇的不在乎此。有時話機打開以後，他的一張拿嘴，好像長江大河，滔滔不絕，別人要想插着一兩句話，打斷打斷，借此結束過去。可是一椿方了，一椿又來，話個不了，問個不了，究其實在，都是無關緊要，說得好聽些，是『空泛之談，敷衍之話，』不好聽些，簡直是廢話，是放氣，然而可貴的一小時光陰，只得奉贈他了。那知一位貴客才去，又來一位客人，呀！一天裏頭，倘使見了這樣的客人五六位，簡直不能做事，并使頭腦發昏，口乾舌燥。唉！這樣朋友，沒有什麼徽號送他，只好把嚕哩嚕蘇四個字奉贈。你想是不是一件苦事。

這種嚕哩嚕蘇的惡習慣，在這科學世界提倡效能增進經濟萬能的時代，實在大不相宜。在這種繁複的生活裏頭，更有打破的必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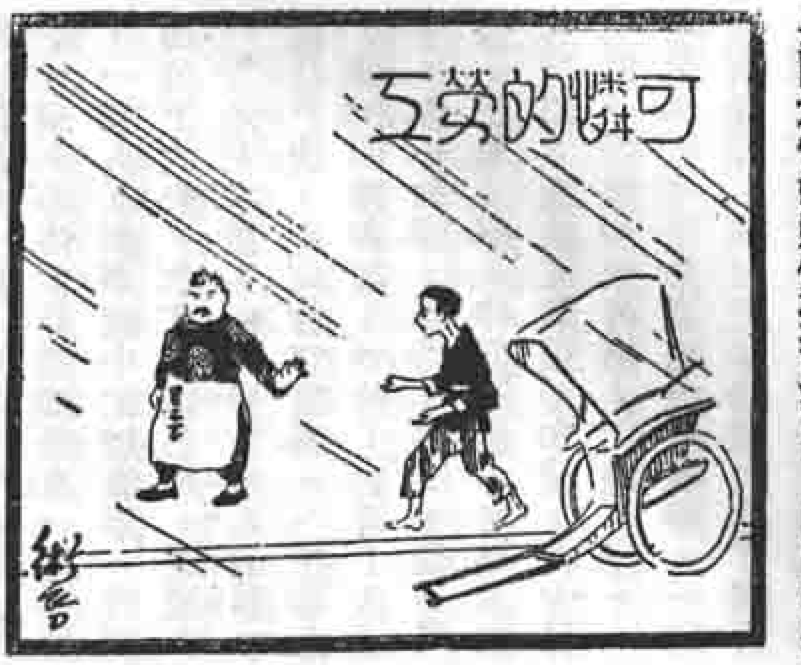
痛恨！

朱文思女士

他從牢裏出來有兩三天了。頭髮還是同將出來的那天一樣的披着沒有剪理，而臉上的神氣却比出來的那天失望得多了！他回想前二十多年的情形，覺得世界上完全沒有公理，盡是罪惡。他痛恨人類和自己的生活！他想：

『我十七八歲的時候住在鄉間，父母哥哥都死了，却留下寡嫂和六個姪子給我照養。我感着我責任的重大，雖然生活艱苦，而我總是盡力工作，以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。若不是因爲我力作不足，致使嫂姪號飢啼

寒，我怎麼肯偷別人的東西．那時我想天生人必定給他求衣求食的權利，若有人盡力工作而猶衣食不足，那就是拿他人所餘的以補自己的不足，有什麼罪呢？却因此關在牢裏去．若不是因為怕嫂姪們孤苦無告，自己索性



惱死了，倒使人間少一個愁人！」

我上面所寫的這幾行，確是一件親聞的事實．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窮人應當作賊，也並不是說賊不應當受刑；不過這種人生活的痛苦，設身處地的想想，也很可憐．若能設法減少他們的痛苦，或者能免掉他們不少的惡行．

朱女士所提出的這樁事實，社會方面的確要負一分責任．懶惰的人，還可歸咎於他的自暴自棄；至於「盡力工作而猶衣食不足」，便是社會的病態，不能完全歸咎於個人了．社會是空空洞洞的，實際負責的當然要望諸良好的政府，否則政治不入軌道，社會不安寧，百業只有往後退，「痛恨」的事便要層出不窮！

編者．

★　★　★　★

有趣味的紀事

鄭毓秀女士自述

B. Van Vorst筆記
彭望芬女士節譯

第九章　驚天動地的解約

當我和那個我素不相識的少年婚約成立了以後，一天我祖母忽然對我父母說：「男宅已有信來催我們揀個吉日，要在年內完了這段姻事．」這句話使我聽了，好像萬箭穿心，忍不住的難受．我對於對方的人格，品性，學問，全然是隔膜的；不過我些微聽得人家說，他這時已在廣州衙門裏充當官員了，這事全靠他父親費了好多錢，方替他找到了這個官職，他仗着他父親的財勢，亦竟大着膽，濫竽了這個職位．可是他這時雖有了職分，却依舊是鎮天在外游蕩，他父母怕他跑掉了，特地為他雇用了一個男僕，專門跟着他，這些都足以顯出他是怎樣一個沒有用而弱小的人物！後來我哥哥還告訴了我不少關於他沒中用一類的話，聽了都是使我感着不快．至於我的舉動，行為，自然在他們那些頭腦陳舊，足跡永遠不出里門的人眼裏，算是太不成樣了，以為不是中國婦女們所應當這樣的．聽得他曾經說我：「她讀的書已是夠多了，怎麼還是一天到晚跑在學堂裏，這樣的女子，不配我們這等人家有的．」這幾句話，他不獨說壞了我，并且還誣蔑了我父親，我因此慫恿着父親，要求他快把這段不自然的婚約解除；這種舉動，在當時的中國，認為驚天動地

的大問題；不過我已下了決心，決不能和這類人共生死患難，無論他結果怎樣，我都管不得了。那時他家，財勢俱全，多數人以爲這種舉動有辱門楣的，挽了人出來，要求我們和解，可是我早已定下大計，全不聽他們的調停。只是弄得我父母非常爲難，我沒法，祇得懇求我哥哥用書面要求對方尅日到歐洲或美國留學，否則最小限度亦要他到北京來，進大學。這樣的提議，我明知對方未必能允准，可是我待他不准許我的要求時，我提出解約，方有所藉口了。果然，回信來說，他不能離開雙親，遠涉重洋，就是照他現在所居職位的重要，更無從新進學校讀書的道理。我於是實行我第二步的手續，親自寫了封信給他，說明我和他志趣不同，已定不日到歐洲或美國去留學，在彼邦有長時間的逗留，要求他另行物色相當配偶。我這種舉動，照那時中國的風俗言，眞是冒了大不韙了。信去後，他父母非常駭異，深以幸未娶得這樣的媳婦，以貽羞家門，交相慶賀。我自從做出了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後，很受人家的批評，尤其是我父親爲了他女兒出了岔子，蒙到旁人嚴刻的責備，我祖母更以爲我辱了家庭的名譽，非常動怒；不過雖是這樣，我精神上却十分愉快，好像脫了羈絆的樣子。後來還是我父母，看人家把我太議論得利害了；叫我轉學到天津一所美國人辦的學校裏去，暫時借此避避鋒頭。恰巧我哥哥在這時要回到他任事的地方去，就把我帶到了天津，這所美國人創設的學校，辦理得非常完備；管理方面，教授方面，都比中國自辦的好；全校學生，約四十多人，美國人英國人中國人都有，功課大半是用英文的，敎得非常認眞，所以我去不多時，已能說簡易的英語了。從此更使我一心想到歐美去留學。

從事一業，先決其志，志決則亟行之。（佛蘭克令）

新詩

南京

畢雲程

南京南京！
我可愛的南京！
愛你偉大，
愛你清雋，
愛你古跡，
愛你新京。
偉大的是城市；
淸雋的是山林；
古路槃槃，
千古人傑地靈之所依憑。
新京肇建，
爲我國父孫先生所指定，
黨國領袖，
繼續經營。
偉大壯美，
日異月新，
億萬斯年，
我中華民國之首都！
永久卓立，
永久自由，
永久平等，
南京南京！
我可愛的南京！
與天地爲同壽；
歷萬古而常新。

民國十六年孫先生誕辰後一日作於滬甯車中

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（四十四）

鄒恩潤譯述

我和韋卿在家鄉花園裏靜坐談心後幾天，就一同動身到美國去了。以後的事情只能簡單的說幾句，因爲慘悼已極，簡直也沒有什麼適當的話說得出我的悽慘！我們到美國只有一星期之久，韋卿就患傷寒症，其實他好幾年就常常有些病，不過他很能抵抗，隔幾時身體又覺得很健康起來，所以我們有一個時候竟把其初的憂慮恐怖忘却。但是那好幾年與疾病的奮鬥，元氣已不免虧損，因此這次一患傷寒症，就入危境。只病了六天，他就與世長辭了。他將要逝世的時候，很靜的，很覺恨的，斷他的一口氣。我們當這次病發生時雖然就怕有突然的慘變，但彼此都不深信竟至有此極慘苦的災難！我們倆臨訣的時候，我們彼此重申我們千古不磨的至誠相愛，好像我們在黑暗的人世攜手偕行，彼此的手更握緊一層。他這個時候再三對我說：「全世界中，你是我的最心愛的，……全世界中，你是最能了解我的，你是始終如一的愛我的，你是我至愛的賢妻。」他剛把這些話說完，我臂上所扶着的我至愛的人，竟一瞑不視，所留下的不過是他精神所附的軀殼，他的精神就從此一去而不復返了！

說到這裏，我的歷史也就完了。我寫的時候，悽慘苦楚，又現目前，但是想起我的子女，回想我遠在中國的家，還在那裏等着我回去，我又深信人的軀殼總是要失敗的，只有藉着至誠的愛，纔能獲得精神上的凱旋，也就勉强忍受，過此餘生。（完）

譯餘閒談　悠悠蒼天，人生至此，悲慘曷極！我譯至此，不禁一灑同情之淚！以麥葛萊女士之賢淑，韋卿若能在外交方面事業青雲直上，由苦而甘，同享到老，纔是使人滿意的事，乃至有此悽慘的結果！講一句迷信的話，可歎一聲「天道甯論！」講一句憤激的話，簡直天沒有眼睛！

據最近由美國回國的朋友姚希琛先生傳來的消息，說麥葛萊女士十年來在美撫養遺孤，艱苦備嘗，已於去年五月間逝世、她所敬重的遠在中國的家，並沒有一樣照拂她，她和子女在經濟上都很艱苦。兩男一女都已十幾歲，形貌都像白種人，惟頭髮全黑像中國人，現都依靠他的外祖父母，中國的祖父母却不想他們回來，也不幫助他們！所幸美國社會的事業興盛，只要有志向，不難有工讀機會，將來尙無墮落之虞。咳！大家族的刻薄！「夫復何言」！

姚先生又告訴我，麥葛萊女士因嫁與中國人，他的本國親友甚不以爲然，逝世後送她靈櫬的，中國留美的學生恭送的不少，本國人反而寥寥無幾。民族嫉視的成見，不知何時纔能消滅，眞可浩歎！

我於傷悼之餘，覺得人之所以

異於禽獸者在乎情義，麥葛萊女士與章卿先生的至情至義，實可與日月爭光，軀殼雖去，而此種至情至義之精神，實與宇宙同其長久。他們所以感動我們者在此，我們所以敬重他們者亦在此。

譯者附啓

我譯這本書，受讀者獎勵的信近二百封，口頭獎勵的還很多，真使我且感且愧。其實是麥葛萊女士至性的原文處處動人，我因事忙，忽促執筆，很覺得慚愧。最近又得許多熱心人士的信，勸印單行本，現已決定刊單行本，作爲『生活週刊叢書第一種』，以答盛意。

有好多朋友問我這本書譯登完了，還有什麽好材料繼續下去。我說有，下次起又有一種長篇紀事譯登出來，名爲『孫先生與一位英國女士的婚姻』，也是一樁可歌可泣的實事，也是很有趣味很有價值的紀述。欲知詳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★　★　★　★

讀者通訊

我有一位女同鄉

佩鸞

編者先生：我今天看了『生活』第三卷第三期裏南絲女士的『幾位女同學對於一個重要問題的答案』，因而感想到現在我們中國，革新革了十六年，但是那『舊禮教』和那『萬惡的專制家庭』尚未革去一毫一毛！

南絲女士所報告的情形，雖然很簡略，從此可知處在這殘酷社會裏面的女子！尤其是舊式家庭女子的苦楚！我現在有一樁事實，比這個還要利害，因爲這是青年男女的終身大事，——我所要說的，是一件社會上頂不好的惡風俗——就是『童養媳的制度』。所以特於百忙中，提出來和編者先生，及讀者諸君討論討論。

我有一位女同鄉，她今年才十八歲，年紀雖青，可是她的品學兼優。前年她畢業於我們家鄉一個外國牧師所設的高級小學；但是她是一個舊式人家的童養媳，她的父母早已死了！她這婆娘家，却是一個有點錢的人家，所以假使她要到外面升學，在旁的人想一定可做到的；但是她的婆娘是個殘酷的魔王，她的阿翁，又是一個老朽，去年曾鬧了一次重大的風潮，就是她的婆娘要迫她和她所不願要的丈夫同房。她曾經極端的反對過，因爲她的丈夫是一個憨頭憨腦的『憨大』，她迫於不得已，曾用小剪刀自割喉管，幾乎割死。這是去年春天的事。她立志要升學，可是她的婆娘怕她讀了書，愈聰明愈調皮，後來就停止她的讀書，把她禁錮在家……她前次寫了一封信給我，說她實在不願意嫁給她的名義丈夫，但是她的婆娘，一定要硬板板的把她關在她的丈夫房裏——！……』她說：『……無奈遇着這萬惡的家庭，實在無法，每天只能以淚洗面而已。……』……她因爲此事憂愁過大，……現在她的神經錯亂，已患了病了。

編者先生，她是我舊時的同學，她是一位柔弱的女子，但是我要問一句：『她爲什麽要受殘虐的婆娘和家人的強迫？』她現在可以離婚嗎？不

！不！假使她離了婚，那末我們家鄉那一般舊禮教先生們——大家都會看她不起！甚且沒有人敢娶她！唉！最可恨的我們家鄉風俗，什麽童養媳的制度，不知道害死了多少青年男女！

編者先生，你對於此事有何感想？並且有什麽方法可以補救？請你在『生活週刊』內答我！此請

撰安！

——佩鶯寄於淵濱

十六年十二月四日

我的意思，你們朋友們應該幫助她突出重圍，不應該眼巴巴的看她犧牲。她既讀了幾年書，你們先幫她找一個自立的機會，想不甚難，然後慢慢的謀與『悠大』脫離關係，想不很難；因為離婚在法律上須雙方同意，至於未得本人同意的婚約，在法律上只要一方不同意，便可取消的。

至於這種惡制度，我們立在輿論方面，只有痛罵痛擊，大呼『打倒』。有良好政府時，應由政府用法令禁止。

編者。

解決難題的良友

信箱彙集之一 **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**〔五版〕

上下二冊 ◆ 實價九角

生活週刊的「信箱」，專為讀者解答疑難問題而設。內容十分複雜，情節尤為離奇。而編者的同答，更能體察原意，考慮周詳，設身處地的代為解決，切實而嚴密。文筆之精永有趣，猶其餘事。這本書就是十五年至廿年六年間生活週刊「信箱」裏公開討論的精華。內容計分求學，職業，家庭，社交，戀愛，婚姻，法律，雜類等八編，共一百十七篇，二十五萬餘言。分裝上下兩冊，實為讀者解決一切疑難問題的唯一良友。

掛號寄費國內一角三分國外五角五分

讀者信箱外集

第一輯〔六版〕一冊　四角

第二輯〔五版〕一冊　五角

信箱外集之三

迷途的羔羊〔三版〕

一冊　實價六角

生活週刊因篇幅有限，而讀者來商榷問題的信，一年多一年，都不及一一發表，故每隔若干時有『信箱外集』的編輯。這是第三輯。是選集民國二十年一年裏面的信彙編而成的。內容力避和以前各輯重複，但在法律上及學術上的知識較與前為特多，這就是本書的特點。

掛號寄費國內一角一分國外五角

生活書店發行